




童心看世界

喜欢你

— 彭学军 —

著



 希望出版社


童心·看世界 <—

XIHUAN NI

喜欢你

彭学军 著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欢你 / 彭学军著.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79-7601-5

I. ①喜…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4049号

希望原创儿童文学·童心看世界

喜欢你

作者：彭学军

出版人：孟绍勇
责任编辑：袁源雪
复审：田俊萍
终审：王琦
美术编辑：王蕾
插画：马新阶
封面设计：张永文
责任印制：刘一新 尹时春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030012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10mm 1/16
印张：11
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9-7601-5
定价：22.00元



这世界是纯真的。
只是好友的一个眼神，
就能让自己伤心很久。

这世界是朦胧的。
青春期的懵懂，
让人不安。

这世界是充满希望的。
有问题就去解决，
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这是用一颗童心看到的世界……



目录

CONTENTS

- 001 / 奶奶的坟
- 010 / 天上掉下个表舅舅
- 019 / 阿尔卑斯山的雪
- 028 / 曲飞的心事
- 042 / 月亮狗
- 057 / 我喜欢你
- 071 / 独自哭泣
- 082 / 在雨中的理由
- 098 / 粉红水晶手链
- 109 / 初雪
- 122 / 写你的名字
- 131 / 送别
- 144 / 等你长大
- 156 / 十年后的相聚



奶奶的坟

假如好多好多的日子过去了，假如牧云已经很老了，成了一个或肥胖或干瘦的老太婆——但不论年迈的牧云是肥胖的还是干瘦的，她都肯定是一个孤老太婆，因为她终身未嫁。

记得是十四岁那年立下这个宏愿的，牧云居然不折不扣地做到了。是什么原因呢？她恐怕已记不太清楚了，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原因不重要，一个女孩打定终身不嫁这个主意差不多是惊世骇俗的。牧云记不清其中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她太老了，如果打算回忆的话，相信她会慢慢记起来的。

有一天早上，牧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萌发一个念头，写一本回忆录——并不是名人才有资格写回忆录。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打发时光。牧云没有家务可做，也没有孙子或孙女需要带。她是个孤老太婆，她的时光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满地都是，俯首可得。

牧云打算在冬天动笔写她的回忆录。她觉得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回忆，因为四肢的活力被严寒束缚了，脑细胞就会格外活跃，而且窗外萧索寂寥的景致也容易勾起人们忆旧的情怀。

牧云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书。牧云是个有学问的老太婆，她还会使用电脑。她多半会坐在一张色彩古旧的布沙发里，下半身盖着毛毯，再把键盘放在腿上，然后开始写作。

写什么呢？牧云摘掉老花镜，茫然地环顾四周，这个时候，她的眼睛多半会落在书架上的一格玻璃橱窗里。那里面有一个桃子形状的陶土器物，面上红漆已斑驳黯淡，顶上有一个圆孔，下端还均匀地分布了六个小圆孔——那是埙，奶奶的埙。

这是一种古老的乐器，据说音色沉郁悲怆，动人心魄，可惜牧云从没听过。当然，奶奶是听过的。

好多好多年以前，奶奶十二岁那年，家里突然来了好些人，把大大小小的十几间屋子都住满了。奶奶的爸爸



说，这家人是他当年在城里跑生意时结交的朋友。

城里兵荒马乱，他们是到乡下来躲兵灾的。奶奶的爸爸是乡下的一个土财主。

这家人姓江，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江少卿，人人都叫他三少爷。三少爷是个俊朗清秀的翩翩少年，他喜静恶噪，寡言孤傲。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后花园的竹林里读书，偶尔，能听到他吹埙。

奶奶第一次听见三少爷吹埙，是在三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天的阳光委实太好了，让大家都有点坐不住，便相约去山野踏青。奶奶本来也跟了去的，可刚出门又折回来了，有一包零食忘了带上。刚走进大门，奶奶就听到了一缕奇妙的声音，幽幽地从后花园传来，奶奶依着那声音寻去，就看见三少爷坐在竹林边的木椅上捧着一个东西在吹。

三少爷吹得如痴如醉，他没有发现奶奶。奶奶静静地听着，很快就被带入了—种情绪中，那种情绪奶奶还说不大清楚，但她真切地感觉到了。

三少爷停下来—的时候看见了奶奶，但他并不想搭理这个小姑娘，这户人家有太多的—小姑娘——的确，奶奶家有八个孩子，三个男孩，五个女孩，他根本弄不清，也没打算弄清眼前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排行第几。

就在他瞥了奶奶—眼，低头要继续吹奏的时候，奶奶

说话了，她说：“你不该在这个时候吹。”

三少爷不说话，侧过脸来探寻地望着她。奶奶继续说：“天气不对哦，阳光太好了。”

起初，三少爷并不在意她的话，只随口说了一句：“关天气什么事？”

“这个……嗯……应该在阴天吹，最好……最好飘着点细雨。也许……太阳下山以后吹也不错，天色暗暗的，鸟儿都朝窝里飞去，鸡哦鸭哦也回笼了，牛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奶奶先是说得犹豫犹豫的，突然间她意识到了什么，住了嘴。

都胡说些什么呢？三少爷肯定要笑话她了。关天气什么事呢？更关鸟哦鸡哦鸭哦牛哦什么事呢？可奶奶就是觉得这曲子和这些东西有关，不过她也只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觉，说不清楚。

没想到三少爷怔住了，他没料到这个小丫头会说出这番话来。

他刚才吹的那支曲子叫《楚歌》，“灯暗数行虞氏泪，夜深四面楚歌声”。它取材于楚汉相争，刘邦十面埋伏将霸王项羽困于垓下，汉营里传出楚歌声，使楚军将士思乡厌战。霸王知大势已去，痛与爱姬诀别。

曲子浑厚、哀怨、悲怆，说起来，确实不适合在阳春三月的潋潋春光中吹奏它。可是，三少爷都是在阳光明媚



的日子吹埙，因为埙曲一律都是悲调，如果应了景吹，确实应该在雨季、晚秋、黄昏这样一些让人生愁的日子里吹，可景与曲交融，就更愁煞人了，让人承受不住。三少爷那年十九岁，还是个不知愁的年岁，他吹埙只是因为他喜欢，并不是要借它表达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姑娘是听懂了。三少爷这才垂下捧着埙的手，认真地看着奶奶。

奶奶十二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细眉俊眼，穿一件粉红的薄袄，戴一副银手镯，手里捏着一只蓝色印染花布的装了些花生哦瓜子哦之类的零食袋。

奶奶让三少爷看得不好意思了，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听见大门外有人在叫：“菱儿，快点！”奶奶这才想起，三姐还在等着呢，就转身跑了。

于是，三少爷知道了，这个小姑娘叫菱儿。

后来，三少爷还会在一些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吹埙，每当这个时候，奶奶就不远不近地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听，看着三少爷白皙细长的手指，还有吹埙时两颊抿出来的深深的酒窝。

三少爷在曲子间隙的时候，会抬起头来，冲奶奶微微一笑，奶奶就赶紧扭过脸，去看身后池塘里的红鲤鱼。

他们偶尔也交谈，说很少的话。三少爷告诉奶奶他吹的那东西叫埙。

有一回，三姐笑话她说：“你那么喜欢听那个书呆子吹破罐子，那你就快快长，长大了嫁给他好啦，天天听。”

“那不叫破罐子，那叫坝。”奶奶轻轻地回了一句就不吱声了，她突然觉得长大是件好漫长的事哦。

等到桃花落尽，枝头上缀了好些小手指尖大的毛茸茸的桃子时，三少爷一家要走了，听说那边太平了一些。

走的那天，三少爷找不到他的坝了，他急得团团转，那可是他的宝贝。

奶奶一家都出来相送，奶奶躲在最后，她看着三少爷着急的样子，一阵阵地冒冷汗，那一刻，她真是后悔极了。

昨天，奶奶得知三少爷一家要走了，就觉得心里慌慌的，又空空的，一个人在园子里转悠，不知怎么就转到了三少爷住的那间屋子的窗外。她悄悄伸过头去往里一探，里面没人，只见桌上放了几本书和那只坝。

书桌就靠着窗子，坝离窗子很近，奶奶只要一伸手就能够着。

看着它，奶奶就想到它被一双细长白皙的手捧在丰润的唇边吹奏出摄人心魄的音韵的情形，而现在，那只古朴的朱红色的坝静穆而高贵地立在那里，不动声色地诱惑着奶奶。奶奶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她那双戴着银手镯的纤巧的手……

可是，现在……现在该怎么办呢？奶奶惶恐得不知如



何是好。她一抬头，正好碰上三少爷无意间落在她脸上的目光，那目光是清澈的、温暖的、探究的、疑惑的……似撒过来的一张无形的网，囚住了奶奶，让她动弹不得。她紧张得像根竹子一样绷在那里，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见她擂鼓般的心跳，她觉得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下一秒钟就要倒下去……

就在这时，她听见三少爷高声地说：“哦，是我自己忘了，我把它送人了。”

说完，三少爷深深地看了奶奶一眼，就转身走了。

就这样，奶奶留下了这只坝。

不久，就听说三少爷的家在一天深夜被一颗炸弹击中了，只有三少爷和他母亲幸免于难。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奶奶慢慢地长大了，长到了可以嫁人的年龄，她就想起了三姐说的话：“你那么喜欢那个书呆子吹破罐子，那你就快快长，长大了嫁给他好啦，天天听。”

“破罐子”还在，可吹奏“破罐子”的人呢？天涯海角已是无处可寻了。

牧云知道奶奶的故事是在奶奶醉酒的那天晚上。

那时，爷爷去世已经三年了。爷爷在世时每餐都要喝一小杯酒，奶奶本来是滴酒不沾的，爷爷去世后，奶奶在收起爷爷的酒壶、酒杯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闭着眼睛一

口抿下去，并没有想象中的辛辣难咽，倒是有一种奇妙的畅快感。从那以后，奶奶就用爷爷的酒杯，像爷爷从前一样，每餐都喝一小杯酒。

那天，奶奶说她可能是糊涂了，竟连喝了三杯，微微地有点醉。牧云扶她到床上躺下，可奶奶那天的话特别多，唠唠叨叨地拉着牧云说个没完。后来，就说起了三少爷和他的坝。

让牧云没有想到的是，坝就在五柜橱上的一只彩瓷花瓶里放着，那个花瓶从牧云记事起就放在那儿，牧云从来不知道那里面还有东西，爷爷肯定也不知道。

牧云看到的坝和奶奶当年看到的坝已是大不相同了，但在奶奶的眼里肯定是鲜亮如初的。奶奶捧着它，如同捧着一件稀世珍宝，眼里浓浓的珍爱和追忆往事时的那份沉醉，使得年迈的奶奶焕发出了一种动人的光彩，这种光彩是她跟爷爷在一起时所不曾有的。

但不能说奶奶不爱爷爷，爷爷在去世的八年前就中风了，常常大小便失禁，可奶奶让爷爷身上永远是清清爽爽的。八年来，奶奶没有一个晚上睡安稳了，一顿饭总要热上几次才能吃完。爷爷临走时拉着奶奶的手说：“苦了你了，下辈子你要躲我远一点。”

现在牧云想，下辈子奶奶肯定会去找那个会吹坝的三少爷，奶奶肯定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爱情是一件多么复杂



的事！

不久，奶奶便去世了。

牧云悄悄地收藏了奶奶的坝，牧云是家里唯一知道它的故事的人……

写完了奶奶的坝以后，接下来该写什么了呢？牧云又摘下老花镜东张西望。后来，她觉得这样不行，看到什么写什么毫无条理，要真写出来了这本回忆录肯定没法看。回忆录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写起，她倒也是从小时候写起的，不过写的是奶奶的小时候，可这是她陈牧云的回忆录，又不是陈牧云的奶奶的回忆录。于是，牧云决定调整思路，重新开始。

那么，开头写什么呢？

牧云不再东张西望，而是盯着显示器苦思冥想起来。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牧云一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来敲她这个孤老太婆的门了。



天上掉下个表舅舅

“谁呀？”牧云问了一句。

“我。”门外应道。

“你是谁？”

“我是你妈。”

牧云这才想起，她无儿无女，可老妈还是有的。正要站起来开门，门外又叫了起来：“懒丫头，快起来，来客人了。”

牧云一惊，这回彻底醒了。

天哪，原来她坐在电脑前睡着了，而且昨天晚上她居然没有上床，就这样坐着睡的，腿上放着键盘——这是牧云的习惯，喜欢把键盘放在腿上打字。



平时，牧云不能碰电脑，只有每周六晚上她可以不碰功课，这是她和父母的约定。

昨天晚上她玩“魔法世界”，兢兢业业地练级，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还做了一个长长的略带诗意的梦。奶奶的故事确实是真的，可她陈牧云怎么会终身不嫁呢？至少，她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而且怎么会梦到老了以后的事呢？老，对牧云来说就像从地球到月球那么遥远。

至于写回忆录倒是有可能，牧云的作文写得很棒，在各种大赛中都拿过奖，还在一家少儿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呢。

牧云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身子，钻进卫生间洗漱干净，来到客厅时，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男生，第一眼看过去很平常的样子，牧云没太在意。

妈妈介绍说：“这是我女儿小云，这是你表舅，刚到这里工作。”

妈妈的老家在江西南部一个小山村，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亲戚来敲门。对这些亲戚，妈妈热情似火，爸爸也表现得彬彬有礼，只有牧云不冷不热，有的亲戚八竿子都打不着嘛。

现在又冒出个表舅，什么表哦舅的，老土！

可妈妈还在那里唠叨：“你表舅可是北师大博士毕

业，现在在S大学做老师，抽时间让表舅好好给你讲讲学习方法。你要能考上北师大，我做梦都会笑醒。”

“那我要是考上北大清华，你是不是连嘴都合不拢了？”牧云说完笑眯眯地望着妈妈。

妈妈伸手敲牧云：“死丫头，你就晓得气我！”

牧云跑开的时候听见那个表舅在身后讪讪地说：“小云蛮可爱的。”

牧云听了在心里“噉”了一声：“谁要你夸呀，拜托以后少来，免得我妈拿你说事儿。”

表舅好像听到了牧云“噉”他，之后果真好久没来，牧云也差不多把他忘记了。

再次见到表舅已是三个月以后，那天还真是多亏了他。

那是个星期天，爸爸妈妈一个有应酬一个要加班，都不在家。牧云睡了个懒觉起来，看见锅里有妈妈买的小笼包，冷了，就打着了煤气热，然后把妈妈收拾好的、忘了带走扔掉的一包垃圾放到门外去，准备等会儿下楼去扔。

谁知，牧云刚出门，一阵风猛地扫过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牧云“啊”地惊呼一声，傻眼了——完了完了，里面还开着煤气呢！锅里水放得不多，一会儿就会烧干……天哪，会出事的！

牧云原地转了两圈，然后冲过去猛擂自家的门，擂了